

赣语永新方言的否定词和反复疑问句

龙安隆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永新方言的基本否定词是“唔”和“冇”。合音否定词可以找到它们的原形。“唔”和“冇”都来源于“无”。与普通话和赣中地区的代表性方言吉安话相比,永新话成员众多的否定词以及与否定词紧密相关的反复疑问句显得特色鲜明。文章对永新话否定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进行了描写分析,并列出了由它们构成的反复疑问句形式。

关键词:永新方言;赣语;否定词;反复疑问句

中图分类号: H17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1.019

一、永新方言的否定词

(一)基本否定词和合音否定词

永新赣方言否定词有“唔”[ŋ³⁵]、“冇”[mɔ³⁵]、“咧”[lie³⁵]、“勒”[le³⁵]、“□”[le³⁵]五个。本文称前两个为基本否定词,后三个为合音否定词。否定词“[le³⁵]”没有同音字可写,所以用“□”表示。为了行文方便,下文用声调不合的“壬”(永新话只有文读,读上声)代替。“咧”是“唔是”的合音,“勒”是“唔得”的合音,“壬”是“唔曾”的合音。另外还有一个词汇意义比较明显的“□”[ŋɔ³⁵],用声调不相同的“熬”来记录,它是“唔好”的合音。语音上,它们的合音过程是:

咧[lie³⁵]←[nie³⁵]←唔是[ŋ³⁵+ɕie³⁵]

勒[le³⁵]←[ne³⁵]←唔得[ŋ³⁵+te³⁵]

壬[le³⁵]←[ne³⁵]←唔曾[ŋ³⁵+ts^hẽ²¹³]

熬[ŋ³⁵]←唔好[ŋ³⁵+hɔ⁵³]

一般合音规则是声母用前字,韵母和声调用后字。永新话里的否定词声调却用的是前字。认为上列否定词是合音的理由是:

第一,这四个否定词都读阴平,并且是次浊声母,显然是来自“唔”的调值。声母 ŋ 在合并过程中,变成与后字同部位的 n。n、l 不再区别之后,合

流成今天的 l。“熬”与合音前的“好”声母发音部位接近,所以没有变成另外一个声母。

第二,这四个否定词的本字不明,甚至连同音字都找不到,也说明只有是合音的可能。

第三,“没有去”的否定表达,赣南的上犹、南康、安远、于都、龙南、全南、定南等地,都记作“唔曾”,是两个音节(刘纶鑫 1999)。“唔曾”就是“唔曾”,只是著者用字的不同。这是还没有合音时的否定形式,可作旁证。又如吉安河东在表达“没打着人”时,说“不能打到人”,“能”可能就是“曾”。“曾”边音化就成了“能”。

第四,从反复疑问句中表达的反复意义看出,它们也应该是合音成分。反复疑问句的格式是:V(P)+么(语气词起连接作用)+否定词+V(P),其中前面的“V(P)”与后面的“否定词+V(P)”,意义上应该是对立的。据此可以知道它们是合音。比如:

咧:是么咧?(是不是?)“咧”是“唔是”的合音,与“是”相反。

勒:吃得么吃勒?(吃得还是吃不得?)“勒”是“唔得”的合音,与“得”相反。

壬:来里么壬?(来了还是没有来?)“壬”是“唔曾”的合音,与“里”(完成意义)的意义相反。

熬:好么熬?(好还是不好?)“熬”是“唔好”的

收稿日期:2015-04-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西北地区赣语和闽语的接触研究”(项目编号:11BYY024)。

作者简介:龙安隆(1967-),男,江西永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合音,与“好”相反。

(二)“唔”、“冇”的来源

“唔”和“冇”是永新话的两个基本否定词。“唔”的本字应该是“无”。“唔”读阴平 η^{35} ,似乎与读阳平的“无”对不上调类。其实永新方言少数次浊平声读阴平,比如“拿 la^{35} ”、“黧 lu^{35} ”(铁锈)、“聒 $l\alpha\eta^{35}$ ”、“蒙 $m\alpha\eta^{35}$ 动词”。遇撮合口一等少数字也有自成音节的,即所谓的声化韵,比如“吴 η^{213} ”、“梧 η^{213} ”、“五 η^{53} ”、“伍 η^{53} 白读”、“午 η^{53} 白读”,遇撮合口三等个别字也有自成音节的,比如“鱼 η^{213} ”。假定遇撮合口三等的“无”声调原来也读阴平,声母原来读 m ,韵母脱落以后自成音节 m ,后来进一步变成了 η 。所以“无”的声母、韵母读同“吴”等字,读成了声、韵与遇撮合口一等相同的阴平字。今天的人觉得否定词不应该是“无”(文读 u^{213}),“无”不应该读 η^{213} ,于是仿照“梧”、“吾”的音再加“口”字造一个“唔”来表示否定。从客、赣方言的用字看,同样意义的否定词有用“唔”的,也有用“旡”的,说明它们是后起的俗字,不是本字。

“冇”读阴平 $m\alpha^{35}$,它的本字是另一白读的“无”。“冇”永新话与明母效摄开口一二等同声同韵,比如“毛 $m\alpha^{35}$ ”、“冒 $m\alpha^{33}$ ”、“帽 $m\alpha^{35}$ ”、“茅 $m\alpha^{213}$ ”、“卯 $m\alpha^{53}$ ”。“冇”的本字就“无”。南方方言当中,“冇”有的地方又作“冒”或“无”,而“无”就是它们的本字(覃远雄 2003)。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记着故事:“……(东坡)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糲饭奉待。’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糲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无,饭也毛,非糲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世俗呼‘无’为‘模’,又语讹‘模’为‘毛’,尝同音,故坡以此报之。”

从上面这则故事可知,“无”与“毛”同音,“无”读“模”是白读音,“无”读“毛”是韵母的变化。永新话“冇”是一个俗字,造字的依据是反义词“有”,将“有”的两点挖去表示“没有”。

二、永新方言否定词的用法与反复疑问句形式

(一)唔

1.“唔”的一般用法

相当于普通话的“不”,但是没有“不”那么自

由。“唔”不能放在形容词前面,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只能放在自主动词前面。比如:

唔去(不去)	唔要去(不要去)
唔来格挡(不来这里)	唔同你话(不跟你说)
草唔吃屎唔屑	唔卖里
(不吃草不拉屎)	(不卖了)
唔去姐姐格里	唔养鸡里
(不去姐姐家了)	(不养鸡了)

以上例子都表达一种主观愿望,“唔”能与表达愿望的自主动词连用,不能与不表愿望的动词连用。比如:

* 唔眼醒(*不醒来)/ * 唔眠梦(*不做梦)/ * 唔听到(*不听见)

2.“V 唔 V”构成反复疑问句

与普通话“V 不 V”相类似,“V 唔 V”构成反复疑问句。可以重复前一个音节,也可以重复前几个音节。比如:

(1)a.来唔来? b.回唔回来? c.回来唔回来啦?

与普通话一样,“唔 V”可以从“V 唔 V”拆出放在句末。比如:

(2)a.吃开水唔吃开水? → b.吃开水唔吃?

(3)a.洗脚唔洗脚? → b.洗脚唔洗?

(4)a.看电影唔看电影? → b.看电影唔看?

“唔”后面的动词可以省去,变成“V 唔?”。并且同样可以在后面加上语气词“啦”。比如:

(5)a.来唔? b.回来唔啦?

“V 唔 V”插入表示选择意义的“么”,构成反复疑问句。它的结构是“V 么唔 V”。可以出现这样两种形式。与普通话比较如下:

永新方言	普通话
肯么唔肯?	愿意还是不愿意?
洗脚么唔洗脚?	洗脚还是不洗脚?
洗脚么唔洗?	* 洗脚还是不洗?(洗不洗脚)
肯么唔?	* 愿意还是不?(愿不愿意)
洗脚么唔?	* 洗脚还是不?(洗脚不)

上表的后前三例可与普通话对应,比如“肯”对应“愿意”,“么”对应“还是”,“唔”对应“不”。后三例不能与普通话对应,反映了永新方言的一部分形式中,重复部分显得比较自由。

(二)冇

1.“冇”作否定动词

“冇”作为否定动词讲,相当于普通话的“没

有”,后可接名词性成分,也可以单独成句,成为一般疑问句和反复疑问句的答句。比如:

(6)a.有钱(没钱)。b.有味(没有滋味)。c.有水吃里(没有水喝了)。d.有一块钱。e.有一些味(没有一点滋味)。f.有一点水吃里。

(7)——有钱么? ——有

(8)——有钱用么有钱用啦?(有没有钱用呀)
——有一分钱用里。(没有一分钱用了)

有一固定结构“有……就(或‘也’)有”,“就(也)有”起的是强调作用,强调前面“有”所带的内容。比如:

(9)有钱就有。(钱都没有)

(10)有一块钱也有。(一块钱也没有)

(11)有席晒就有。(睡觉的席子都没有)

(12)有条好席晒也有。(一条睡觉的好席子都没有)

2.“有”作否定副词

“有”作为否定副词讲,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后接动词或形容词,起修饰作用。不过,“有”后面接动词时,意义与普通话有所不同。“有”后接动词表示“情况不会发生”。

2.1“有”后接动词,比较:

永新方言	普通话
有去	不会去
有叫	不会哭
今天有开门	今天不会开门
有哄你	不会骗你

“有+动词”表达的是“情况会发生”的意义,把“有+动词”加入进来与“有”比较,“有”表示的“情况不会发生”的意义显示得更加清楚。比如:

有+动词	有+动词
今页有来(今天会来)	今页有来(今天不会来)
有相信渠(会相信他)	有相信渠(不会相信他)
有买等你(会买给你)	有买等你(不会买给你)
有请你吃(会请你吃)	有请你吃(不会请你吃)
有打电话等你 (会打电话给你)	有打电话等你 (不会打电话给你)
有左话右话(会瞎说)	有左话右话(不会瞎说)

“有”“有”后面分别接上动词性成分之后,构成反复疑问句^①。比如:

(13)渠有唔讲理么有?(他会不会不讲理)

(14)有做贼么有?(会不会做小偷)

(15)伢里有唔听话么有?(孩子会不会不听话)

(16)有呼屁么有?(会不会打呼噜)

“你有吃,渠有吃(不让你吃,让他吃)”、“你有去,渠有去(让你去,不让他去)”之类的句子,“有”具有“不允许”的意义。但是这类句子的使用不普遍,一是要成对出现(你、渠),二是多半用于对小孩的规约。一旦离开语境,这类句子还有歧义。比如“你有吃”还可理解为“富有不愁吃”。所以表示“不允许”意义的“有”在永新话中使用非常有限。

2.2“有”后接形容词,起修饰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不”。比如:

有红(不红)	有雪白(*不雪白)
有旺畅(不热闹)	有胆大(不大胆)
有灵范(不聪明)	有诚确(不谨慎)

由“有+形容词”结构可以推断,“有+形容词”结构中,“有”也是副词。比较:

有+形容词	有+形容词
有清楚	有清楚
有标致(不漂亮)	有标致
有冷	有冷
有班硬(不硬)	有班硬
有可怜	有可怜
有出老(不显老)	有出老

同样,“有”“有”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构成反复疑问句,比如:

(17)菜有孚咸么有?(菜咸不咸)

(18)新来固个新妇有偏壮么有?(刚嫁过来的那个儿媳妇胖不胖)

(三)咧

1.“咧”的一般用法

“咧”来源于“唔是”(不是)的合音,前文有述。“咧”后面可以接名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和代词。

^①从形式上看,“么”是一个选择意义的标记,可以看作是选择疑问句;从正反的角度看(“会不会”),又是反复疑问句。永新方言否定词与它的肯定形式同时出现在同一句中的时候,既像选择疑问句,也像反复疑问句。本文称它们为反复疑问句。

比如:

咧固个人(不是这个人)	咧固栋屋(不是这栋房子)
咧话你(不是说你)	咧数固些(不是数这些)
咧格挡(不是这儿)	咧渠(不是他)

2.“咧”与“是”构成反复疑问句

“咧”与“是”是一对正反意义的词,可以置于一个话题的末尾,用于确定听话人的态度,或加强说话人的语气。比如:

(19)我格宝宝肚饥里,是咧?(我的宝宝饿了,是不是)

(20)下页唔要做固做里,是咧啦?(以后别这样做了,是不是呀)

“是”“咧”不能直接组合放在句首或句中。如果要放在句首或句中,“是”“咧”之间还要插入其它成分。比如:

(21)*是咧固个人?(是不是这个人)

(22)是固个人么咧?(直译:是这个人还是不是)

(23)*你是咧去县里?(你是不是去县城)

(24)你是去县里么咧?(直译:你是去县城还是不是)

“是”“咧”构成的反复疑问句,“是”有时可省去。省去的条件是:“是”作语气副词的时候。比如:

(25)(是)要去晒里么咧?(是不是想要睡觉,“要”前省去“是”)

(26)你(是)有想去么咧了?(你是不是不想去。“有”前省去“是”)

3.“咧”与语气词“呀”构成反问句

反问句是“无疑而问”,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肯定的内容。永新方言“咧”与语气词“呀”组合表达反诘语气。比如:

(27)咧你话里作数呀?(不是你说了算。意思是“是你说了算”)

(28)固隻禾镰咧在格头呀?(那把镰刀不是在那边吗)

(四)勒

“勒”是“唔得”的合音,“咧”是“唔是”的合音,是两个不同的词。比如下列词组中的“勒”“咧”不能互换,也不能分别用“唔得”“唔是”去替换“勒”“咧”,说明它们基本上固定成型。

勒:勒做固
(不要这样)

*咧迟到
(“不要迟到”要说“勒迟到”)

咧:咧做固
(不是这样)

*勒格
(“不是这些”要说“咧格”)

1.“勒”用于祈使句中表示“劝阻”的意义

(29)勒迟到。(不要迟到)

(30)勒话里。(别说了)

(31)勒一下吃物。(别全都吃了)

(32)勒喊落渠来勒。(别叫他来)

2.“勒”续接动词作补语

作补语与用于祈使句的“勒”意义差别明显,作补语时的意义是“不能实现”,用于祈使句里表示“劝阻”。作补语时在一部分人当中,还可以听到“唔得”的说法。复杂补语中不能说“勒”,仍然要说“唔得”。比较:

作补语:吃勒/唔得(吃不得);吃物勒/唔得(吃不完)

祈使句否定词:勒吃(别吃);勒吃物(别吃掉)

复杂补语:吃物唔得格饭完(吃不完这些饭);看唔得渠固个人到(看不到他这个人)

3.“勒”与反复疑问句

(33)吃得么吃勒?(能吃还是不能吃)

(34)做物得么做物勒?(能做完还是不能做完)

“勒”构成反复疑问句时,所构成的结构是一个能性补语。反复疑问句中的复杂补语仍然要说“唔得”,不能说“勒”。所谓复杂补语,是指“得”字后面还有补语,或“得”字后面有宾语。比如:

(35)担得起么担唔得起。(能挑起还是不能挑起)

(36)吃物得格菜么吃物唔得格菜啦?(能吃完这些菜还是不能吃完这些菜呀)

(五)壬

1.“壬”的一般用法

否定词“[lɛʃ]”因为是合音,又没有同音字可写,为了行文方便,暂用声调不合的“壬”来代替。“壬”用于动词前,否定所接动词的动作或状态。比如:

壬拿(没拿)	壬长(没长大)	壬想(没想)
还壬熟(还没熟)	壬做整(没做好)	壬绑紧(没绑紧)

“壬”表示的意义是“没有实现”,与方言中表示“实现”意义的“里(了₁)”相对。比如:

壬	里
壬吃(没吃)	吃里(吃了)
壬打到人(没打着人)	打到里人(打着人了)
壬开物去(没开走)	开物去里(开走了)
壬打得稀烂(没打烂)	打得稀烂里(打烂了)

2.“壬”与反复疑问句

“壬”构成反复疑问句时,要与“里”搭配,形成“未实现”——“已实现”的反复意义,“壬”与“里”之间像其它否定词一样,用“么”连接,基本形式是“V 里么壬”。比如:

(37)来里么壬?(来了还是没有?)

(38)来里么壬来啦?(来了还是没有来呀)

(39)写物里字么壬?(写完了字还是没有呢)

(40)你到底洗里衫衣么壬洗衫衣?(你到底洗了衣服还是没洗衣服)

永新方言中没有普通话的“V (单音节)没VN”格式(“吃没吃饭”)。只有“V 里 N 么壬”(“吃里饭么壬”)或“V 里 N 么壬 VN”(“吃里饭么壬吃饭”)。“里”是表示“完成”,“壬”表示“未曾”,不能出现“V 里么壬 VN”这种表达形式。比如:

* 烧里么壬烧火 (普:烧没烧火)	* 请里么壬请客 (普:请没请客)
烧里火么壬 烧了火还是没有	请里客么壬 请了客还是没有
烧里火么壬 烧火烧了火还是没烧火	请里客么壬 请客请了客还是没请客

(六)熬

“熬”是“唔好”(不好)的合音,用于动词之前,不能单独使用。由于“熬”有具体的词汇意义,所以使用范围比前面那些否定词要小得多。年轻人当中又有将它说成“冇好”(不好)的。

熬话(不好说)	熬行(不好走)	名声熬听 (名声不好听)
熬用(不好使)	熬看(不好看)	熬调停(不好安排)

含有“熬”的反复疑问句与动词连用的格式是“好 V 么熬 V”,比如:

(41)我格唱得好听么熬听啦?(我们唱得好听还是不好听)

(42)路好走么熬走呢?(路好走还是不好走)

永新方言没有像普通话“好不好 V”(好不好吃)这样的格式,像“好唔好吃”这样的话,是因普通话“好不好 V”类推而来,是对普通话生硬的翻译,并且多半出现在一部分年轻人口中,属于永新方言的表层。与“好不好 V”相对应的结构是“好 V 么熬 V”(好吃么熬吃),且后面的 V 不能省略。比如:

好洗么熬洗 (好洗还是不好洗)/* 好熬洗/* 好洗么熬

好坐么熬坐 (好坐还是不好坐)/* 好熬坐/* 好坐么熬

“好 V 么熬 V”中的“熬”可以用“冇好”去替换而意义不变,比如“好洗么冇好洗”。“冇”的虚化程度高,使用范围更广,“熬”的词汇意义比较明显。

三 永新话否定词的比较

(一)否定词及其在反复疑问句中的比较

1. 否定词基本用法的比较

由于来源不同,否定词出现的环境也有所不同。“唔”修饰动词,相当于普通话修饰动词的“不”。“冇”作否定动词时后接名词性成分,作否定副词时后接动词或形容词,接动词时表示“不会实现”。“咧”是“唔是”是合音,后接名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和代词。“勒”是“唔得”的合音,修饰后续的动词,或是自己跟在动词之后作补语。“壬”是“唔曾”的合音,修饰动词。这是它们的基本用法,各司其职,有所不同。比较:

哪个唔去(谁不去):表示主观意愿

哪个冇去(谁不可能去):表示不可能发生

哪个咧(谁不是):表示否定判断

哪个勒去(谁别去):表示不允许

哪个壬去(谁没有去):表示未曾发生

2. 否定词在反复疑问句中的比较

它们与各自对应的表示肯定意义的词构成反复疑问句形式。“唔”一般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表示肯定意义的词,根据语义,可以补充为“肯”。即“肯来么唔(来)”构成一组反复疑问句形式。其他表示肯定意义的词,与“冇”相对应的为“有”,与“咧”相

对应的为“是”,与“勒”相对应的为“得”,与“壬”相对应的为“里”。至于“熬”,它虽然表示否定意义,但是词汇意义明显,使用远不及以上各否定词自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否定词。所谓严格意义,是指从功能上显示出的用法。比较:

(43)来么唔(来)?(来还是不来)

(44)有来么有(来)?(会来还是不会来)

(45)是来么咧(来)?(是来还是不来)

(46)来么勒(来)?(来还是不要来)

(47)来得么勒?(能来还是不能来)

(48)来里么壬(来)?(来了还是没有来)

(49)好么熬?(好还是不好)

(二)与吉安话的比较

吉安历史上一直是州、府的行政中心,吉安话是赣中地区的代表性方言。而永新是今天吉安市最偏远的一个县,历史上有一段时间行政关系并不隶属于吉安市。比如公元 267 年,孙皓分豫章郡、长沙郡和庐陵郡 6 县置安成郡,永新由庐陵郡析出归安成郡,隶扬州。晋武帝以后永新属荆州。行政关系影响方言关系,否定词和反复疑问句形式的不一致就是一个小角度的证明。吉安话的否定词有“不”“有”两个,与永新话的否定词形成复杂的对应关系。现将永新话否定词与吉安话(河东)对比如下表:

永新话最基本的否定词是“唔”和“有”。其它的“咧”“勒”“壬”“熬”都是以“唔”为字头再与另外不同的字合音而成。如果不去深究,一般不会知道是合音而成的。假如没有经历合音阶段,永新话的否定词的个数应该与吉安话一样,都是两个。只不

永新话		吉安话	
唔	唔去。	不	不去。
	唔卖里。		不卖去里。
	去么唔去?		去还是不去?
	来唔来?		来不来?
有	有哄你。	有	有哄你。
	有等你吃。		有把得你吃。
	有呼屁么有?		有有打呼?
	有有打呼?		有不打呼? /有有打呼?
咧	咧话你。	不	不是话你。
	咧渠。		不是格。
	是固个么咧?		是不该个?
	是去县里么(咧)?		是么(不)去县城?
勒	勒做固	不	不要个样。
	吃得么吃勒?		吃得吃不得?
壬	壬吃。	有	有吃。
	壬打到人。		有打到人。
	拿里么壬?		有有拿?
	看清楚里么壬?		有有看清楚? /有有不清楚?
熬	熬话。	不	不好话。

过永新话的“唔”“有”与吉安话的“不”“有”在各自的方言里所管的使用范围不同(见上表)。

“唔”和“不”是不同方言类型的否定词。包括福建、广东、江西三地,从客、赣方言的分布看,赣方言多半用“不”,客家话多半用“唔”或“冇”,同时共同用着一个“有”(或“冒”或“无”)(李如龙、张双庆 1992,刘纶鑫 1999)。刘丹青(2005)根据普通否定与有无否定是否同源,把各方言分为北中型(包括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等)和华南型(闽、粤、客等),前者声母对立,后者声母同源。无论从方言事实看,还是从跨方言角度的理论概括看,永新话的否定词都属于客家话性质。

参 考 文 献

- [1] 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2]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 [3]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 刘丹青.汉语否定词形态句法类型的方言比较[J].中国语学(日本)252号,2005.
- [5]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覃远雄.汉语方言否定词的读音[J].方言,2003,(4).
- [7]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8]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9]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0] 龙安隆.永新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On the Negative Words and Disjunctive Questions in Yongxin Dialect of Gan

LONG An-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In Yongxin dialect, the basic negative words are "ng" and "mao", from which all compound negative words date back. Both "ng" and "mao" derive from "wu". Compared with mandarin and Ji'an dialect, the representative dialect of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Yongxin dialect is highlighted by its family of many negative words and negative-word-related disjunctive questions. This paper makes analyses of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negative words in the dialect and lists the forms of disjunctive questions formed by such words.

Key words: Yongxin dialect; Gan dialect; negative words; disjunctive ques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

(上接第 114 页)

An Elaboration of Poetry on Earthquake in Song Dynasty

LI Zhao-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Before Song Dynasty, few Chinese poet wrote about earthquake. In So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numbers of poems on earthquake disasters or with names of earthquake, which describe the suffering of people in disaster through their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feelings. Those poems prolong the tradition of disaster-alleviating and political com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Poems, and express sympathies of nation and mass people and praise of courageous struggles. Their remarkable innovations in contents and forms mark the establishments of earthquake as an independent the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poetry in Song Dynasty; poetry of earthquake; disaster-alleviating and political comment; sympathies of nation and mass people; courageous struggles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